

海南文学之梦

世界海南人作家录及
作品选

编著：莫河

武吉智吗琼崖联谊会

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出版

督印
严承慧主席
题字
卢炳书法家

编著
莫河

助编
吴永光

出版人
武吉智吗琼崖联谊会
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

Singapore Bukit Timah Heng-Jai
Friendly Association
No 780, Upper Bukit Timah Rd
16Km Singapore 678125
Tel: 769 1746

承印:
Robinson Offset Printing Co.(Pte) Ltd
Blk 26, Kallang Place #02-01 / #03-01
Singapore 339157
Tel: 292 5604 Fax: 296 3275

出版日期: 6月2001年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定价: S \$15

《海南文学之梦》出版志庆

丰富海南文学宝库

东陵琼崖同乡会

森巴旺琼崖同乡会

海南协会

后港琼崖同乡会

培群校友会

锡山文艺中心

琼侨咖啡酒餐商工会

同贺

前言

出版《海南文学之梦》

—世界海南人作家简介录及作品选感言

主席：严承慧 P.B.

本会自成立海南作家作品研究会后，获得很多海南作家的热烈响应大力支持，纷纷寄来作品及资料，迄今为止，数量相当可观，我们决定将其分门别类，整理后出版一本《海南文学之梦—世界海南人作家简介录及作品选》。主编莫河先生要我提点意见。我自小接受英文教育，对于中华文学是个门外汉，根本不知从何说起？唯有借此机会表示个人寄望；因为本会创会至今四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出版“文集”，希望能够引起世界各地海南作家的关注，给予热烈响应与大力支持，踊跃寄来他们的作品，丰富我们的藏书，以供有兴趣海南文学学者进行研究，作为借鉴。

莫河先生是教育界前辈，亦是海南著名作家，他为人诚实，热心社会工作，参加本会后即展开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尤其是去年五月间主催一次别开生面的海南作家交流会，出席作家与听众济济一堂，非常踊跃。当各主讲者发表他们的写作经验与出版著作经过后。很多听众提出要求，希望本会再接再厉举办更多的类似活动，以促进海南作家的交流与合作，献出他们的作品，以便出版选集，让海南文学流传于世界各地，永垂不朽。

出版文艺刊物是我们成立海南作家作品研究会的长远计划之一，但因限于经济问题及种种客观因素，所以迟迟无法实现。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次适逢海南会馆负责人为了联络感情及加强与各宗乡会之间的合作，由会长李亚丰律师率领会馆诸理事访问。本会席上听了莫河先生的报告，关于出版海南作家作品选集的困境，立即做出反应，允当资助出版费三千元，选集才能顺利面世。

我们出版《海南文学之梦》的目的，除了介绍海南作家的生平与作品之外，同时亦使下一代海南人了解海南文学的存在价值，继续努力共同探索与研究，为海南文学做出更多贡献。

稿于 10-3-2001 年

海南文学之梦

世界海南人作家录及 作品选

- 前言----- 本会主席严承慧P.B.
- (一) 从本土走向世界----- 海南省·王春煜
- (二) 有岸的地方就有歌----- 海南省·王春煜
- (三) 微风穿过金黄的稻穗----- 海南省·王春煜
- (四) 新加坡海南作家今昔----- 新加坡·莫 河

从本土走向世界

海南省·王春煜

寒冬岁暮，芝加哥西郊是一片银色世界。午后收到莫河兄挟着赤道线热风的新春贺卡，附言称：去年五月在狮城成立的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附属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花了半年时间杜撰的《海南文学之梦——世界海南人作家简介录及作品选》，将于今春连同新加坡海南会馆旗下的海南文学会主编的该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一起面世。这一春讯，有如在我的心田撒下明媚的阳光。我欣喜地看到，海外海南人社区又出现了一个文学社团，涌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大家背井离乡走到一起，都是“因为风的缘故”（洛夫），彼此用乡情与文学温暖寂寞漂泊的心灵。承莫河兄厚爱，要我在这本书的前面写几句话，于我恭敬不如从命，滥竽文化人亦乃是责无旁贷。

海南岛，中国南海上的一颗明珠。远在二千八百多年前，黎族先民便由大陆东南沿海伐舟来到岛上。这里土地肥沃，四季常绿，资源丰富，是中国得天独厚的宝岛。它四面环海，海岸线长达一千二百余公里，沿岸海港星罗棋布。其中海口市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已开埠通商，频繁开展海外贸易。时序疾驰，海南却仍是一个贫穷，封闭的边陲海岛。所幸五十年春到天涯，大地风雷激荡，面貌焕然一新。更可喜建省为大特区以来，以改革开放促开发建设，海南出现了“碧海连天远，琼崖尽是春”的蓬勃景象。

素来以勤劳，进取著称的海南子弟，除了费心经营家园之外，也开拓了海外的一片天地。如今有七百万人口据守琼州大地，又有三百万人游居海外，这远离拓荒的几代人，其中绝大多数散见于东南亚，单以港澳台三地观之，即有一百万之众，这真是不容小觑的一般民间力量。

历史的发展，使海南自然地形成一个特定的完整的文化区域。任何一种社会和文化皆以过去为基础，一座地基塌了，大厦还立得住？海口五公祠有副颇含诙谐意味的对联：“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唐宋以来被贬谪到海南的宋相内阁大臣以及文人墨客不下五十人之多，他们的品行操宋，文采风流，润泽后世，影响深远。海南历史上人才辈出，绝非偶然。且不说宋、明、清的先贤，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是一花串皆以文采政绩蜚声。就是“五四”狂飚过后，海南也涌出不少优秀的学者、作家和诗人。如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的陈序经，抗日时期被誉为“一位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诗

人”征军，民族学家、文艺学家岑家梧，诗人、社会学家龙冠海，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现在知道他们的人，恐怕也不一定认识他们的价值。当代的海南文化人如云烂星辉，特受人瞩目。先说国内，如集美术家、诗人、艺术理论家于一身的卢鸿基，古典文学专家郑孟彤、剧作家邢益勋、语言学家邢福义等等，其作品在社会上都有广泛的影响。海南本土的诗人、作家、学者，凭自身的优势，在丰富的人文文化积淀下和历史反思的风暴里，聚合成一般乡土沉重的文学主流。譬如诗坛的冯麟煌、云逢鹤、陈忠干、邝海星、王琨、陈修发、李挺奋、倪俊宇、张跃虎、郭玉山、黄昌华、艾子、李茂林、林琳、散文世界的黄宏地、蔡明康、朱逸辉、梁安武、曾庆松、符启文、王锡均、王卓森、潘心团、王高海、郑心伶，小说天地的吴之、罗德祯、崽崽、陈颖全、李换才、吴坤民、苏务本、孔见，戏剧舞台的石萍、戈铁、陈鹤琼、钟少彪、周虹、李放、评论界的霍雨佳、林冠群、黄辛力、周济夫等等，都留给海南文坛落地有声的脚印。被称为“海南文艺总监”的黄宏地，近期以“海南人系列”。让人眼亮和惊喜之外，还有一个他亲手培育出来的花圃，绽出多采多姿的花卉，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也嗅到它们的芳香。在此还应提及的是；80年代以来国内一批有才气的作家，如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蔡旭、鲁枢元、喻大翔、耿占春等不断加入海南作家的行列，在海南再推出如《马桥词典》等极有震撼力的作品，共创《天涯》辉煌，并引领海南文学在一个更广泛更高的水准发展，进入到新的层面，其功自不可没。

当我们把目光移向海峡对岸时，又会发现被誉为“世界重量级诗人”罗门及蓉子，诗人、评论家林绿，诗人、画家王录松、历史学家苏云峰等，最近又推出他们的大气淋漓的新著。而在“东方之珠”的传记作家寒山碧，正在为他主编的《传记文学》投注心力。再放眼海外，从湄公河到巴生港海南村，从新加坡到雅加达，再到大洋彼岸的天使之域，海南作家竟悄然遍布了世界各地，而且展现出一派“风景这边独好”的盎然生机。我作客异国他乡，在和旅美的阮次山、韩拍岸、杜德杰等，会晤或通话的同时，也不时与泰国的岭南人、印尼的冯世才鱼雁往来，交换文学信息，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新、马是海外海南文学的重镇，那里人才荟萃，佳作如林，我已有专

文述略，恕在此不赘。

当我们环顾海南文学八面来风时，一方面为海南文学从本土走向世界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文学人的任重而道远。

我常想，文学的理由是什么？蓦然，忆起俄罗斯当代杰出作家索忍尼辛曾说：过：“文学有一个可贵的特色，便是能够把人类经验浓缩成精华传诸后世，使之成为全民族的话的记忆，文学真实地保存了民族过去的历史，文学和语言保持了民族的灵魂。”诚哉斯言！在纯文学备受冷落的时代，有幸的是一些智慧的心灵已早见及于此，苦心孤诣将飘零于地球各个角落的海南作家的断章残简搜集、整理并编撰成集子出版（尽管不免有遗珠之憾），这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吗？海南人的文化自尊与凝聚力的强硕，由此可见一斑。

这本集子和拙文提到的一些作家，终其一生都为文学创作而奉献。他们有的虽然已经远行，但我相信只要有读者存在的一天，他（她）就永远不死！

文学，真的是一把心灵的锁匙，可以开启海内外海南人彼此沟通的情感大门。这本书的问世，也为海内外的海南作家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各人的背景，经历不同，作品风格各异，彼此在创作中应能互相弥补，渗透，交融。我想；若有条件，来日召开一个世界海南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以文会友，也是美事一桩。展望新的世纪，在海南人作家中定会涌现出更多实有海南风格，海南气派和永恒艺术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让我们一起来编织海南文学之梦吧！

稿于美国芝加哥1月2001年春

有岸的地方就有歌

——新马海南作家扫描

海南省·王春煜

新加坡，是海南人在海外较为密集的一个区域。其中海南籍的作家、诗人、学者不下数十人，他们好似群星在这个岛国文坛上熠熠生辉。作客新加坡期间，我曾和他们广为接触。或在主人窗明几净的书斋，或在宴会觥筹交错之中，谈乡情、谈文学、谈人生……感慨与喜悦交织，友情与期望交流，于我深感获益匪浅。

(一)

新加坡被誉为世界上的“花园之国”，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因此诗人也多。我所接触的海南籍作家中，大都以写诗为主，兼写别样。新加坡毕竟是商业社会，没有专业作家，只有业余作家，他们孜孜不倦在这个岛国的文学园地上辛勤耕耘。

新加坡华文诗歌自有优良的传统。在一次聚会上，有的作家和我谈起战时著名诗人李蕴朗和他的诗，引起我对这位诗人的关注。后来我从多方面粗略地了解到，李蕴朗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祖籍海南岛（出生年月与具体籍贯不详），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后，曾赴广州深造，1936年返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其作品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着手，表现出当时新马社会的一角，带有小品似的味道，如《亡乡人》，写的是因老家沦陷而飘洋过海到南方的难民，为了生计，小孩子也被迫在公众地方耍杂技维生的血泪故事。又如《杨五爹》，则是采用讽刺诗形式，把战时上层社会投机伪装人物的嘴脸描绘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这些传诵一时的名篇，今天读来仍不失时代感和社会性。李蕴朗是文学上的多面手，写诗以外，在短篇小说、散文、杂文等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李蕴朗进入丽的呼声广播电台工作，逐步升为华文部主任。在此时间，似没有作品问世。诗人不幸于1969年3月间因肠癌逝世。新马著名文史家方修，为了纪念这位知名诗人，1975年特地编撰和出版了他一本遗著《血颂》，内收15首新诗和27篇散文及随笔。

1989年冬，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主办“文艺的献礼”活动。在新加坡华文文艺前辈的表扬名单中，赫然入目的就有三位海南籍作家：力匡、卢涛、符红雨。力匡，二十多年前就以新诗驰名新马文坛。他原名郑健柏，生于1927年，祖籍文昌县，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52年定居香港，在中学当教员，任《人人文学》月刊主编，又任高原出版社总编辑兼《海澜》杂志主编。力匡在留港期间，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长夜》（1954）、诗集《高原的牧铃》（1955）和《燕语》（1961）、诗论集《谈诗创造》（1957）等，此外还有神话、散文集、中篇小说集等不下十本。力匡于1958年移民新加坡，先在《南洋商报》服务，经友人介绍，先是任教育英中学，也曾当过校长，1987年从文殊中学退休。力匡在教学之余笔耕不辍，借诗歌、小说、散文杂文等形式，反映人生百态与社会现实。力匡文思敏捷，创作力十分旺盛，仅1978年就发表了约400篇大小不同的文章与诗作，成为当时文坛佳话。1987年冬我初访新加坡与诗人缘悭一面，深以为憾。后来力匡看了我回国后写的一篇短文，又从莫河里得知我正在编一本海外华文诗选，于是给我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并附他的诗作和照片。我很高兴，期待着有一天能和他会晤。不料噩耗传来，诗人于1991年12月24日因患肺炎逝世，而身后只留下患病的老妻和文友一连串的无声叹息！要说力匡对马华文坛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一系列精炼、隽永的抒情诗。新加坡的许多诗人，包括王润华与英培安在内，都承认早期受过力匡的影响。王润华回忆说：“当时力匡的作品从香港入口，几乎每一本都成为我们必读的诗集，再加上力匡所提出来的诗歌创作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富有前卫的新鲜之见，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这样一位深具影响力的诗人，在新加坡定居期间又创作了那么多作品，却始终未见有个人作品集问世，这点甚令人感到困惑不解。前《新加坡》月刊主编黎达材是这么认为的：“力匡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不肯向出版商、文学团体提起出版自己文集的事情，又舍不得掏腰包自费出版，于是一拖再拖，直到自己咽下最后一口气仍无专著问世。”这恐怕就是现代社会里一个文人的悲剧吧！

海南籍诗人中，还涌现出一批风格各异的优秀诗人，赢得人们的赞叹。现任《联合早报》高级编辑的梁明广（笔名完颜藉），在南洋大学读书期间，就积极从事文学活动，是七十年代主要的现代派诗人。曾主持《南洋商报》副刊工作历时三年，栽培了一批出色的被目为新加坡第一代的现代诗人，对推动海外的诗创作，其功不可没。每当我和新加坡诗人谈到现代诗，他们总是眉飞色舞地提及梁明广。梁明广的英文和中文修养相当深厚，除了写诗之外，

还搞翻译，写评论、杂文、随笔、游记（部分收入《填鸭》一书），其作品以深沉老辣著称，读来令人沉吟再三。他对我说，他爱写作，却不大喜欢出书，所以并不费心存稿剪稿。

诗人简笛的名字是新加坡读者所熟悉的。他原名林廷高，南洋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赴欧、美深造，获得尼日利亚丹大学硕士和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大学高级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务。他身躯伟岸，神采奕奕，给人一种亲切与洒脱的感觉。他作诗产量不高，但每一首都很醇，令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他现任佳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数家大机构顾问。虽然改谋别业，但从睿智而幽默的言谈里，看出他对缪斯仍有一份挥不去、抹不掉的深挚感情。前年，这位有诗才的诗人终于推出他的诗集《停在风上的云》，据我所知这已酝酿好长的时间了，所以诗集一问世就在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原甸谈及简笛诗的特色时指出：“他常把现代的意象与传统的意境作合二而一的揉合表现”（《序》），这是颇有见地的。烈浦也是极为活跃的中年诗人，他原名陈川强，祖籍文昌县，少年起便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擅长于诗和小品文的创作。他一直在出版机构担任高级职务，为海外华文的昌盛和中新文学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1988年，烈浦以他献身新华文学的业绩，光荣地被推选为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谈及此事，他曾向我透露心事，说：“只想为文坛尽点绵力，并不在于扬名”。今年才三十四岁的潘正镭，是华文诗坛中的后起之秀。他常用笔名蓝字穆。十二岁能诗。曾任南洋大学诗社社长。现任《联合早报》副刊部主任。他擅长抒写都市风情，笔调潇洒，追求现代诗的表现技巧。我手边有他赠的诗集《告诉阳光》，很可代表他的风格。他也写散文（作品收入《看》一书）和小说，其中《沉船记》荣登新加坡第四届金狮奖小说组榜首。前年诗人的第二本诗集《赤道走索》出版，周维介以题为《徘徊岛国文化蝇索上的诗情》的长序，作了中肯的评介。

此外，还有韩山元、詹尊权、长河（原名陈川波）、垂仰（陈垂良）、陈伦新（陈华福）、牧思（何子煌）、陈放舟（陈来水）、陈昌忆、王岸、江宏（陶祚海）等等，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诗人，写作的态度是扎扎实实的，大都出版过一两本诗集或合集，在华文诗坛各有所建树。他们的作品绚丽多彩，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地反映了海外的社会与人生，也反映了他们的尊严与追求的精神。就作品而言，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都臻于成熟，但贵在全来自生活，所写的都是诗人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因而比较真实亲切。在一些作品中，还散发出乡愁、乡情和乡梦的芬芳，读之不禁令人怦然心动。

(二)

有人说，新马文学七十余年的成果，以小说最丰收。在这一领域，不少海南籍作家在默默地耕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不妨追溯到战前。王哥空这个名字，是新马老中年文化人耳熟能详的。他就是新马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的作者。去年在新加坡我有幸同王哥空的三个女儿会晤，从中了解她们的父亲的情况。王哥空原名曾传椿，1903年生于文昌县漕牛镇文通村。文昌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唸大学，1923年移居新加坡。他先在《娱乐报》供职，继而在《星洲日报》当外勤记者和新闻编辑。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捉去毒打，在竹脚医治疗过一个时期。战后出任《星洲日报文艺周刊》主编，并兼任邵氏公司“新世界”副经理。王哥空不幸于1959年患肠癌逝世，享年仅53岁。王哥空从1930年下半年起在《椰林》、《野葩》等报章上连续发表小说，引起人们的瞩目。后来他把几年来散写的作品收集起来，由新加坡四宝文印务公司印行。《面包》系他的处女作，故书名为《面包及其他》。作品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在资本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浪潮冲击下，马来亚的社会现实，表现下层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怎样遭受不合理社会的歧视和压榨。王哥空之所能在小说中反映如此积极的社会主题，是由于年轻时切身感受到社会世态的炎凉，而当时耳闻目睹的都是劳苦大众的贫困、疾病和痛苦，再加上他过去阅读的文艺作品，都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五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家的写作态度，也就成为他学习写作的态度，柳茜在《由〈面包及其他〉的出版说起》（载1934年4月27日《南洋商报·狮声》）一文中指出：“像哥空先生这样地站紧在地面上，面对着现实，不断地写作的人，还不多见，他这种努力和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战前在新马出现的小说单行本只有区区六册，其中五册都寄到上海排印，只有《面包及其他》例外，可谓地道的“土产”。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战争的破坏，王哥空这本小说集已成为世间罕宝。文学史家方修告诉我们：“编《马华文学大系》，原打算选王哥空的小说，四处搜寻而不可得。”因此，当王哥空的女儿们把她们历经艰难保存下来的父亲遗着《面包及其他》（原版复制品）赠我的时候，我激动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此外，他们还赠我“小说三篇”，是王哥空曾在报刊上发表而未曾整理出版的，上面还保留着作家的修改笔迹，弥足珍贵。驰名于战前新马文坛的海南籍作家，还有丁倩，又署张一倩。据

说，他是唯一被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他原名张业隆，1915年生于文昌县。1937年前后由上海移居新加坡。1938年开始在本地报刊发表小说、诗、杂文和评论，显示他多方面的才华。他的两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和《委曲》，最受读者注目。前一部是表现当时一些爱国青年的思想与感情；后一部写一个日本女子跟一个中国教授结婚，最后受了日本侵略军的侮辱而自杀的悲剧，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被收入《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II）》）。尤其是前者可称为三十年代新马文艺界传诵之作。这两个中篇，“虽不是描写当地事件，但却具有共同时代的真实感”（韦岸语）。丁倩战时（1940年）曾一度离开星洲回上海，找过李健吾谈改编剧本的事，抗战胜利后（1947年）又重返星洲，起先对戏剧演出还有一份热爱，如在吉隆坡导演过陈白尘的《升官图》，据果戈原著改编的《巡按》，吴祖光的《少年游》等等。1948年之后，丁倩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循人中学校长达三十年。从此与文坛疏远，除了有时用新的笔名在报章上发表一些读书札记一类的文章，少有作品问世。不过，仍不忘情于文学艺术。1984年4月间，丁倩曾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所拟办的马华文学史展工作委员的募集小组主任身份，去新加坡等地积极搜集史料。他打算从现有工作岗位告退之后，再行从事文艺和戏剧工作。据说，他手上还有一部已完成了八章，尚有四章待写的《世界演剧史》书稿。等告退以后，他将集中精力把旧稿如小说、书跋、剧本、剧史等整理出来，陆续出版。不料壮志未酬身先亡，丁倩不幸于1988年2月10日下午病逝。未知他的遗愿实现了多少？据说代表作《一个日本女间谍》，在80年代中期已由他的学生协助出版。

五十年代，新一代作家崛起。丁冰，可谓其中佼佼者之一。丁冰原名苏文慕，1927年8月4日生于琼山市。1948年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简师班毕业，先后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和克明学校任教，业余积极写小说和文学评论。1952年《南方晚报》举办“马华青年写作竞赛”，丁冰以短篇小说《芭野上的春流》荣获冠军奖。不久短篇小说集《芭野上的春天》（上述《芭野上的春天》的改名作品）问世，列为新马文艺丛书之一，在马华文坛名噪一时。无奈天忌英才，丁冰因患肝癌于1960年4月27日匆匆离开人世，享年仅33岁。据说丁冰生前曾整理另一部小说集《新加坡之梦》，迄今尚未出版成书。

女小说家大量涌现，是七十年代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奇异现象。在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群中，享有盛名的当首推宁舟。宁舟原名陈玉莲，1947年生于新加坡，祖籍文昌县。曾在圣尼格拉女校和南侨女中受教育。中四毕业后，曾

在国防部和电讯局任职。自1978年左右，在一家美国公司企业担任营业助理。80年代中期自营公司，从商。不料1987年3月在家中跌倒撞伤头部，导致脑溢血，以致昏迷多日，竟于4月3日辞世，仅39岁。宁舟17岁开始写小说。70年代中期，曾在报刊上发表《少女嘉良的苦闷》、《一天零一夜》、《焚》等作品，引起社会上的关注。于1976年和1978年，她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心灵深处》和《零》相继问世，受到人们的赞誉。尤其是收在后一本集子中的《掌声掌声》被编入中学华文教材，为广大读者所传诵。作者对小说题材的选择，大都与她的工作和人生体验有密切的关系。宁舟曾说过：“写小说就有如拼图游戏，作者的任务就在于将这些五颜六色的图片拼合起来，使之成为一幅完美的图案”。宁舟所以被公认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小说家，除了“她的小说构思佳，也颇为深度”（黄孟文语）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内在感觉敏锐，写情细腻动人，行文幽默清新，确实展现了一位小说家所该拥有的各种才具。

在小说领域，还应该提到的是：潘正镭、郭四海、史可扬、木子、刃鸣、林秋霞等。潘正镭如前所述，他的本色是诗人，一向以写诗为主，近年来也尝试写小说。他对许多为新加坡的建设而默默献出一生的小市民、小人物有特别浓缩的关爱，也由此而引发了许多小说的灵感与题材。他的荣获金狮奖首名的小说《沉船记》写得深刻感人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在完成这篇小说的过程，曾费尽了很多的心力，去朝向五十、六十年代的长辈们的身上，进行搜寻那逝去的一缕缕的往事旧迹”（烈浦语）。这篇小说的故事是新加坡、海南岛为背景展开的，海叔这个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作品读来倍感亲切且发人深思。郭四海1944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琼海市。南洋大学中文系出身，曾在中学任教，现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主张晚婚，生活自由自在，被文友戏称为“单身贵族”。他早慧，念初中就发表作品。高一时，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永远的期待》，大学期间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青春的脚步》，后来又出版了《让回忆随风飘》、《美丽的错误》。他的小说以爱情为题材居多，哀艳缠绵，很有美感。除了小说，还出版了散文集《云的随想》、《别在星期天》以及论著《中国文学史》，堪称博学多才。关于他的小说，香港作家舒巷城曾著文评曰：“郭四海的小说写得很真实，也较耐读。其文笔老练，语言也较清新，是其特色。”颇为中肯。惜乎近年来未见新作问世。

史可扬的名子在新加坡文艺界并不陌生。原名林明洲。络腮胡子，说得一口纯正而流利的文昌话。现任《联合晚报》编辑主任。业余时间主要是编剧和导演，小说是偶尔为之。他赠我的长编小说《追星》，原名《忏悔》曾在

《星洲日报》上连载，为人所称道。他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海外遭遇曲折的故事，读来字字皆血和泪，感人至深。这应是新加坡文学园地里的一朵花吧。资深作家梁明广在这部小说的《序》中指出：《追星》是作者“身心经验的结晶”，“是他在经历了六十及七十年代的我国一般社会演变之后的个人感触的投影”，值得读者去细加品味。

子木原名何和应，196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现为青训学院讲师。他既是美术家，其作品常在世界各地展出，同时又是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七级宝塔》和《白天的月亮》。刃鸣原名卢桂霞，1948年生于新加坡，曾获南洋大学荣誉文学士学位，现在教育界任职，为新加坡作协会员。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飞的岁月》，以细腻的感情反映社会生活，不失女性的特点。林秋霞是新崛起的女小说家，她最近推出处女小说集《宠物》，描写新鲜、大胆，备受读者的赞赏。

(三)

新加坡的散文创作也极为活跃。我看到的《联合早报》、《文学半年刊》，发表的散文作品就很多。海南籍散文作家中，老一辈的有卢涛、符红雨。卢涛88年曾和我通过信，他赠我的照片仍珍藏着。我是通过作品了解他的，却和他暌缘一面。卢涛1919年生于文昌县昌洒镇，1938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系。1940年南渡马来西亚，1946年起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执教达二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他长期坚持业余创作，尤以旧体诗词见长。1972年退休以后，曾远游西欧，也到中国各地旅游，一路行程一路歌。不幸于1990年11月4日病逝。生前已出版的散文、游记集有《涛声集》、《远行集》、《痕迹》等，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韵味与诗意，思情真挚，文字典雅，或写景抒情，或记事述怀，或怀人忆旧，都出自作者的心声，给人一种亲切的感受和启迪。1993年在新加坡一次文艺雅会上，我曾和符红雨见过一面。印象中，温文尔雅，生天一副福相。他同年随母亲从海南岛来新加坡，战后在华侨中学念书，曾到台湾专科学校深造，以后一直在新加坡华校服务，业余致力于文学创作。1956年曾出版短篇小说集《梦里人》，惜未有机会拜读，只读过他的散文《坟场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中年散文作家中卓有成绩的当首推莫河。莫河，姓黄，祖籍文昌县迈号墟松树村，生肖属虎，其父便为他命名“昌虎”——文昌之虎。莫河乃笔名也。他长期执教，业余写作，现为新

加坡作协理事。散文创作成了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一生不懈，苦心孤诣。目前已经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有《兰花飘香》、《奔向彩虹》、《来自狮城的一束鲜花》等，达十多种。莫河不愧为新加坡乡土作家，我著文称他的作品是赤道岛国上一幅幅的风俗画与风景画，他说过誉了。曾经和莫河过从甚密的符气南，也是散文能手。自六十年代起，就活跃于华文文坛，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有《海的歌唱》、《八年以后》和《幸福的期待》。他的作品笔调清新，感情真挚，富有生活气息。除了散文，也写诗和小说。这位颇有才华的作家，却在1978年因肾病逝世，时仅32岁。符气南谢世后，其遗孀白娇女士整理、结集，命名为《我要去溜冰》，由莫河作序，已交出版社出版。这就令符气南含笑于九泉了。

冷若冰，也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女作家。原名卢传风，童年丧母，肄业于南洋女中，担任过校对、营业助理等职务。她把写作喻为“心灵的一盏明灯”，常为报刊撰稿。1977年出版了散文集《风里的岁月》，从此崭露头角。作家林琼评价这本散文集时说：“冷若冰的散文，所写的尽是她们的内心世界，读起来轻轻柔柔的，细腻得令人感到一份宁静”。这些年来，冷若冰也许忙于商务和家务，暂时搁置了创作，未免可惜。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被称为挂听筒的作家。他原名丁行尧，执医，曾留学英国。擅长写散文。已出版的散文集有《旅英行脚》、《听筒集》。作品的笔调平易近人，表现手法新颖独到。1982年推出力作《刀缘》，荣获首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第一名。

此外，何必问、王振春、冰秀、李兰、李约庆等人的散文也都各具风姿，引人注目。何必问原名何和川，教学之余常以随笔式的专栏在谈古论今，涉及社会、科学、文艺各方面，颇切中时弊。作者已把这些作品结成集子。命名为《鸿爪集》付梓。王振春是位资深记者，著有《根的系列》三册，深入浅出地介绍新加坡一些被人们逐渐淡忘了的人、物、事，图文并茂，读来兴趣盎然，冰秀原名陈秀元，执教，新加坡作协会员。这位女作家的作品，我接触的不多，从《花旗山之恋》、《苍茫暮色中》等篇看来，文笔颇自然、流畅，有淡淡的幽情。在教育界任职的李艺原名李香孝，性格开朗、活跃，为人坦诚，他长于写游记，他的《到南亚港去》、《椰林满园的漳宜村》等，写得自然清新，富有魅力。李庆约是位新人，在人世间唯钟情两样东西：一是玉石，一是旅游写作。她在地球上走南闯北，善于将自己新鲜的感受化幻成文字，在报刊上连续推出，使人们读之恍如身历其境。处女散文集《南北游

踪》于93年问世。

(四)

新加坡的海南籍学者作家也不乏其人，并且在文化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

饮誉海内外的吴德耀教授，是新加坡地道的学者。自1988年春有幸在狮城结识他以后，曾有三、四次机会和吴先生接触，当面聆教，于我实在获益匪浅。我发现他的身上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他的论著甚丰，在海外深具影响力，我约略读过他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国的变与恒》、《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列国春秋》，像触摸到他胸中那一颗滚烫的热爱中华文化的赤子心。近几年来，他常应邀回国讲学和参加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为中华文化的昌盛和促进中新文化的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被《南洋商报》和《联合早报》聘为编辑顾问，撰写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游记。这些游记写得深沉凝练，文情并茂，自成一格，令人爱不释手。不料今年4月吴先生赴台看望儿子期间，突发中风，引起心脏衰竭，而与我们诀别了。噩耗传来，哀悼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在著名学者作家中，还有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林徐典教授，现任《联合早报》总编辑的黎德源先生，前《新加坡》月刊主编黎达材先生，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栽培华文人才，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方面，都有不容抹煞的贡献。著名漫画家翁翼也是颇有建树的美术评论家，著有《美术论析》、《画苑随谈》、《翁翼美术论集》等，不幸于1993年12月16日病逝，享年58岁。这位老朋友的英年早逝，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悲恸！

在年轻学者作家中，周维介可说是翘翘出众者。他笔名周望桦，七十年代后期活跃于文坛，作品以诗、散文、小说为主，兼及评论和史料整理，近年他把文学评论当作自己致力的目标。已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收割手札》，论文集《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与文艺副刊研究》（与杨松年博士合著）。《文学风景》、《新马华文文学散论》。作为评论家，他善于从不同角度去剖析、评述作品，往往褒贬有度，一针见血。云惟利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曾获英国里兹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81年应聘去澳门东亚大学主持中文系工作，1993年返回新加坡教育学院任教。他学贯中西，文学造诣深，治学严谨，所著《汉字的起源和变化》、《海南方言》和《白话诗话》，颇有学术价值。他还用“云